

霸道
小
神
俠



霸道小神俠

云中子 著

(一)

广西民族出版社



阿财一看清楚蓝大小姐的面貌，也不禁暗中喝采起来：“好一个美人儿，简直就像天仙下凡一样。”

目 录

第一章	乱情留孽债.....	(1)
第二章	捣乱三孤儿.....	(16)
第三章	潜心练神技.....	(30)
第四章	招亲正义庄.....	(49)
第五章	初施老干术.....	(68)
第六章	混入天魔宫.....	(87)
第七章	终得蛟龙丹.....	(107)
第八章	偏遇俏佳人.....	(127)
第九章	中计断魂崖.....	(151)
第十章	屠戮四门派.....	(171)

第一章 乱情留孽债

西来镇是个鸟不生蛋的鬼地方。

它的位置在河南洛阳悬阳东北，距离古人墓聚集的邙山不过三十里，可说相当偏远荒芜。

既非重镇，又不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像这种穷乡僻道，应该是个很落后的小镇吧？

那可大错特错，就算繁华京城里，恐怕也比不上这儿热闹呢！

原因何在？

赌！

西来镇的居民不足一千，赌场却到处林立，足足有五十家之多。照这种密度，即使闻名世界的大赌城也不够瞧的了。

而且这里的赌有一大特色，那就是无论你老兄能想出何种赌法，或是用什么东西下注，绝对不愁没人跟你赌。

譬如有一次，有位莫名而来的外地赌客，一夜之间将带来的万两银子输得清洁溜溜，一时穷极无聊，异想天开，竟要跟庄家赌他妈妈嫁给谁？

庄家也是老油条，居然跟他赌了：

“你妈妈一定是嫁给一个男人！”

不料他老兄却哈哈大笑：

“错啦，我妈妈嫁的是个女人！”

爱说笑！

女人嫁给女人，天下哪有这种荒唐事？

就有！

这位老兄却自有解释，因为他娘心理不正常，爱上个健壮如牛的中年女人，搞起同性恋来，非跟丈夫离婚，嫁给那女人不可，否则不惜自杀。

所以，这位老兄赢了一百两银子，当作回家的路费。

又譬如，有些赌客输光了，用代步的马匹下注，或是随身兵器，衣物、祖传秘方，远在千里外的房地契等……甚至从大老远抬来家中为他老祖母准备的“寿材”，这里的赌场也照收不误。

对嗜赌如命的人来说，天下还能找出比西来镇更理想，更来劲，和更对胃口的地方吗？

因此，西来镇因赌客趋之若鹜而闻名，一天比一天更繁荣热闹起来。

镇上知名度最高的，是那家“大家乐赌坊”。

赌坊里最出色，最受欢迎的是“如凤”。

如凤大姑娘年方十八，是赌坊头家的养女，据说是当年有对嗜赌的年轻夫妇，带着幼女来豪赌，最后把爱女也当赌债输掉。

赌坊头家年过半百，正好膝下犹虚，对乖巧的如凤视

若己出，爱护得无微不至。

如今大姑娘婷婷玉女，拥有天使般的面孔，魔鬼般的身材，又从小受养父亲处调教，学会各种赌技，在场子里已能独当一面主持赌局，且颇有大将之风。

像这样姿色的女庄家，赌客输给她也心甘情愿。

那她不大受欢迎才怪。

无形中，赌坊头家把发也当成了摇钱树。

随便摇两下，大把大把的银子就从树上落下，落得她养父的囊中。

如风主持的是“单双”赌档，那双手捧起“宝缸”摇动的美姿，不知迷死了多少人，因而得了个“摇缸公主”的封号。

有一天，不知打从哪儿冒出个帅哥型的小伙子，来到她主持的赌桌上押“单”“双”。

小伙子不知是赌技不精，赌运太衰，还是心不在焉，竟然没有一次押中，连连“扛龟”。

大概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专为慕名来一赌“摇缸公主”的风采吧？

尤其在无意间，如风和小伙子四目相交时，双方都不由地心神为之一震，彼此似乎都很“来电”。

这是一种心灵感应，表示王八看绿豆，看对了眼，也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当小伙子输得剩下最后五两银子时，如风开始“放水”了，故意使他每押必中。

他押“单”开出的绝不会是“双”，押“双”，开出的也绝不会是“单”。

一夜赌下来，小伙子是赢了上万两银子。

赌场头家不会怀疑自己义女吃里扒外，故意“放水”，却怀疑小伙子是“老千”，于是……

小伙子赌了一夜，又大获全胜，赢了万两银子，但并未离去，找了家客栈住下，似已决心养足精神再赌。

正蒙头大睡，忽被一阵急促敲门声惊醒。

他是单独来西来镇，镇上又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而且他还特地关照个伙计，他要好好睡一觉，除非失火，不得惊扰他。

这时并未听见惊乱喧哗声，自然不是失火，那么是什么人胆敢惊扰他的好梦呢！

小伙子很不高兴，被一欣，坐起来喝问：

“谁？”

“请开门啊！”

回答是个娇滴滴，但很急促的少女声音。

小伙子一听，心想：“哇噻！这儿伙计的消息真灵通，大概风闻我赢了钱，居然替我找了妞儿送上门来！”

“干嘛？”

他没好气地问了一声。

房外的少女应道：

“我有急事相告，请快开门。”

小伙子本想相应不理，但继而一想，何不干脆把她轰

走，免得再受骚扰。

愤愤哼了一声，便起床去开房门。

刚要开口骂人，认出站在门口的少女，竟然是那位“摇缸公主”，“大家乐赌坊”的大众情人！

小伙子意外地一怔：

“你，你……”

如凤大美人毫不避嫌，急忙进房门把门关上，才气急败坏道：“公子快离开此地，马上就有人来找你麻烦啦！”

“哦？”小伙子很诧异。

“什么人要找我麻烦？”

如凤道：“昨夜你大赢，赌坊头家怀疑你是‘老千’，派人暗中跟踪，查明你住在这里回去报告，我正好无意间偷听到。现在头家已派出一批打手，你赶快走，否则就来不及了。”

小伙子似乎毫不在乎，笑问：

“姑娘是特地来通知我的？”

真驴！这还用问吗？

如凤小脸蛋儿一红，刚才娇羞万状地微微点了下头，已听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杂乱的脚步声。

“他们来了！”

大美人的脸色大变。

小伙子若无其事地笑笑，安抚道：

“姑娘免惊。”

她怎能不惊，这会儿已来不及出房，被赌场派来的打

手们撞见那还得了，回去不被义父臭骂，甚至痛欧一顿才怪！

情急之下，她想钻进床下去避一避，偏偏床架太低钻不进去人。

小伙子见状憋笑在心，过去将她一把拖起推上床，用被子替她盖上。

这样一来，闯进房来的人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小伙子召妓陪宿呢。

高竿！

这点子想的不错。

但如风仍然耽心，万一打手们痛殴小伙子一顿，逼他交出昨夜赢的上万两银票，再把被子一掀，认出是她……

念犹未了，几名凶神恶煞似的打手已闯进房来，吓得大美人急忙把脸转向床里“面壁”。

小伙子一点也不紧张，笑问：

“各位有何贵干？”

为首的家伙冷声道：

“小子，你是哪条道上的？”

小伙子并未被唬住，洒然一笑：

“阳光大道！”

那家伙一听，不由地怒喝道：

“上！”

“上”就是动手的意思。

几名打手仗着人多势众，一拥而上，打算先给小伙子

来个下马威，再逼他交出昨夜赢的上万两银票，还得加上利息。

可惜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还没来得及出手，已被小伙子拳打脚踢，打得落花流水，外带鼻青脸肿，一个个连滚带爬逃出房去。

小伙子这才关上房门，落下门闩，走至床前笑道：

“姑娘，没事啦！”

没事？

真爱说笑！

大美人已吓得魂不附体，缩在被窝里蒙着头直发抖呢。

小伙子侧身在床边坐了下来，伸手在她肩上轻拍两下：“人都被我打跑了，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如凤转过身来，双手紧抓住被角，耽心道：“他们绝不会甘休，一定会带更多的人讨回公道……”

小伙子置之一笑：“这个不用耽心，我自会应付，谢谢姑娘赶来为我通风报信，你还是快回去吧。”

如凤皱起眉头道：

“可是，万一他们留了人守在附近监视你，被他们撞见……”

说的也是，如果被发现大美人从客栈溜出，即使不怀疑她来为小伙子通风报信，也难脱跑来跟什么男人偷情幽会之嫌，传开了她还有脸做人？

这可有害“摇缸公主”的清纯形象啊！

霸道小神俠

如凤一时情急，没有想到严重后果，不顾一切就匆匆赶来，趁人不注意溜上了楼，这会儿早已惊动整个客栈的人，而且外面极可能留有打手监视，以防小伙子开溜，大美人再想溜出去就不容易了。

怎么办呢？

小伙子一时也无计可施，只有暂时把如凤留在房里，苦思助她脱身之计。

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天黑之后，由小伙子独自大模大样走出客栈，引开守伏附近的打手，好让如凤趁机溜出。

不过这仍有问题，首先是，如果天还没黑，吃了亏的打手就卷土重来，纠众报复，如凤怎样脱身。

其次，赌场每天中午后就开始营业，到时候如凤不在，她义父能不找人？

所以小伙子倒真希望，那批打手吃了亏沉不住气，回去搬了救兵就赶来，他可以一路打出去，转移目标，吸引住所有注意力，如凤便可趁机开溜了。

但出乎意料之外，那几个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打手逃回去后，带来大批保镖打手，守候在客栈四周，却始终按兵不动。

原来掌柜的跟赌场头家交情不错，特地亲自赶去打招呼，希望不要在他客栈里闹出人命，以免影响生意。最好是等那小子出西来镇再动，把他剁成肉酱也跟这家客栈毫不相干。

赌场头家不得不卖这个交情，只好命众保镖和打手

包围客栈，不信你小子永远不出来吧！

这一来可苦了如凤大美人，急得差点哭了起来。

小伙子看了于心不忍，突然拿定主意，为了不连累这少女，只有自己挺身而出。

他不顾如凤的劝阻，昂然走出了客栈。

守伏四周的保镖和打手们，可等不及他离开西来镇，一拥而上，向小伙子展开了围攻。

小伙子故意跑给他们追，以便转移看热闹的群众注意力，好让如凤趁机溜出客栈，赶回赌坊去。

保镖和打手个个如狼似虎，尤其是吃了小伙子亏的那几个，更是出手毫不留情，各持刀棍全力以赴。

小伙子虽奋力迎战，毕竟寡不敌众，被打得头破血流，不支昏倒在地。

幸而客栈掌柜的出面劝阻，只把小伙子身上的银票和银子搜光，用马驮出镇外数里，丢在荒郊野外，才算保住了他一条小命。

像这种天高皇帝远的三不管地带，杀个把人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哪有什么王法。

如凤溜回赌场后，由于关心小伙子，觉也不去睡，一直悄悄守候在义父窗外，等到保镖们回报，心里更是又惊又急。

慎重思考之下，她决心不顾被发现的危险，又悄然溜出赌场，买了治伤药物，出镇去找到刚清醒不久的小伙子，把他带至附近一个山洞里为他治伤。

从这一天起，如凤每天等天亮赌场打烊后，不惜牺牲睡眠，悄然溜出赌场，带了份药和食物赶往山洞去。

一连半月下来，小伙子的伤势不但渐愈，跟如凤也产生了感情。

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上午，他们情不自禁地拥吻在一起……

事后如凤无悔无怨，但对一无所知的小伙子提出了疑问：

“你来西来镇真是为了赌？”

“不！”

小伙子坦然道：“我是为了找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仇家，因为风闻他喜欢赌，而且可能在西来镇。可是，当我在赌场发现了你，一切都抛置于脑后……”

如凤依偎在他怀里，抬起头来问：

“真的？”

小伙子紧紧拥着她，手在她的裸背上轻抚着：“说真的，我根本不善赌，只是为了看你才下注的。”

“可是你却赢了。”

如凤并不说明是她故意放水。

小伙子洒然一笑：

“大概是你为我带来的好运吧？”

如凤却叹了口气，心想：“如果不是我放水，你也不会遭到这无枉之灾，几乎把命送掉了。”

但她忽说：“对了，我连你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呢，

可以告诉我吗？”

小伙子点点头：

“我姓任，名叫天石……”

随即伸手取下腰子上挂的一条心形金项链，笑道：“幸好这个未被他们搜去，送给你做个纪念。”

如凤接在手里一看，心上刻有一个“任”字，不禁笑问：

“男人怎么戴这种项链。”

任天石正色道：“这是我母亲临终亲手交给我的，要我将来转送给她的媳妇，现在我就把它交给你了。”

如凤听在耳里，既甜蜜又欣喜，更有几分娇羞，默了默，忽然叹口气道：“可是，我义父那里……”

任天石安抚道：“这个不用耽心，等我把一段私事了结后，我会请出有头有脸的人来，正式向你义父提亲，明媒正娶地把你风风光光娶回去。”

如凤忧形于色道：

“万一他不答应呢？”

“这……”

任天石沉吟了一下，毅然道：

“必要时我就带你私奔！你愿意吗？”

如凤点了点头：“如今我已经是你的人了，还有什么不愿意的。不过，你的私事要多久才能解决？”

任天石道：

“快则一两个月，最迟不会超出半年。”

如风又叹了口气，幽幽地问：

“那你打算几时离开此地？”

任天石想了想：

“我的伤势已无大碍，为了早去早回，我想今天就走。”

“今天？”

如风有些感到意外，尤其是两人刚刚春风一度就要分离，实在难分难舍。

任天石吻着她的脸颊：

“风妹，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回来的。”

如风无奈道：

“那……那你明天再走，我好回去为你准备一些银两。你身边的银子已被他们搜光，总不能没有盘缠呀！”

任天石感动地捧住她的脸，低下头去深吻上她微灼的朱唇。

四唇相交，再度燃起了他们的热情之火。

两人原来就全身赤裸，不必再费事宽衣解带，随即又展开了一场狂风暴雨的“成人游戏”。

这可是“限制级”的。

山沟外风雨已止，他们却是如火如荼，进行着人类最原始的……

如风是初经人道的“在室女”蓬门今始为君开，既紧张又害怕，更有说不出的喜悦与兴奋，好似腾云驾雾，飘飘欲仙。

又像是无比的亲鲜，交织着痛楚与欲慰。

任天石大概也是“在室男”，经验并不丰富，甚至连动作都很“菜”。但小伙子身强力壮，血气方刚，加上冲劲十足。始终是主动攻势，而且勇往直前，简直如同绕勇善战的“斗士”。

……下午赌场还得招呼场子，如凤必须赶回去。

第二天一早，她带来全部积蓄的私房钱八百多两银子，以及为任天石准备途中吃的干粮，匆匆赶到山洞来。

生离与死别是人生最悲伤的事，尤其是昨日才将身心献出的如凤，更是情何以堪。

两人又经过一番云雨巫山，激情的缠绵后，才不得不互道珍重，依依不舍地分手。

如凤一直送出山外，含泪目送任天石走远，直到他的背影消失无踪，始怅然若失地回西来镇。

从此，如凤仿佛失魂落魄，朝思暮想，期盼着任天石的到来。

可是一个月过去，两个月也过去了，依然毫无音讯。

而她的生理上却起了变化，不但双峰日渐丰满，腹部也一天天隆了起来。

如凤大美人不禁暗惊，心知必是任天石蓝田种玉，使她腹中有了两人“合作”的爱情结晶。

这可如何是好？

纸包不住火，肚皮一天比一天大，更瞒不了人，一旦“东窗事发”，义父母能饶得了她？